

如梦记

[日] 文泉子 著
周作人 译



如梦记

【日】北原千代子 著

高杉人 译



如梦记

[日] 文泉子 著
周作人 译 陈子善 编

目 录

如梦记/文泉子	1
附录:《如梦记》译本序	
《徒然草》抄/吉田兼好	76
地图/永井荷风	84
与支那未知的友人/武者小路实笃	89
中华腌菜谱/青木正儿	94
谈中国酒肴/青木正儿	105
肴核/青木正儿	117
鱼鲙/青木正儿	122
普茶料理/山路闲古	126
收集佛教书/野间宏	131
母亲的味道/加太洁二	135
《古事记》中的恋爱故事	138
一茶的诗	147
啄木的短歌	159
杂译日本诗三十首	166
日本俗歌六十首	184
编后琐语/陈子善	194

如 梦 记

著 者/ [日]文泉子

译 者/ 周作人

编 者/ 陈子善

责任编辑/ 安 迪

装帧设计/ 周夏萍

出版发行/ **文匯** 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30,000

印 张/ 6.375

印 数/ 1—5000

ISBN7-80531-438-1/I·32

定 价/ 12.00 元

如梦记

文泉子

第一章

我也来试写一下子小时候的事情吧。那是我极幼小的时代的事了。

自己本来是乡下人，生在日本海海岸的一个渔村里。可是，并不是渔夫之子，也不是农夫之子。假如在从前，也还是武士的子弟哩。维新之后，我们一家没有住在城内之必要了，便移住到这渔村里来。我的社庙神乃是本村的八幡老爷。我在这村里生长，一直到了三四岁，但是明确的记得的事情一件都没有。不过回溯至今日为止这三十几年来很长的岁月的川流，到了源头去，在那里总有什么像梦似的，可是某一点上却又极明了的，一点记忆留存着。我现在便想把这记忆就照那么样的写下来，但是所留存的也只是比梦还不得要领，或可说是只有幻影似的一种感觉，所以这里边事件是什么都没有的。

我们家的后边是小竹林，板廊的前面即是田地。隔着砂山，后方是海。澎湃的波浪的声音，不断的听到。无论道路，无论田地，全都是沙，穿了木屐走起来也全没有声响。不管经过多少年，木屐的齿不会得磨减。建造房屋的时候，只在沙上泼去五六担的水，沙便坚固的凝结，变的比岩石还要硬。在这上边放下台基石，那就成了。这自然是长大了以后听来的话，但是我们的家是沙地中间的独家，这事却至今还好好的记忆着。家是用稻草盖的。在田地里有梅树，总有两三株。竹林里有螃蟹。泽蟹很多，像是乱撒着小石子一般。人走过去，他们便出惊，沙沙的躲到枯竹叶底下去的声音几乎比竹林的风雨声还要利害。不但是竹林子里，在厨房的地板上到处爬，也在天花板上头行走。夜里睡静了之后，往往惊醒，在纸隔扇外边，可不是有偷儿的脚步声么，这样的事也不止有过一两次，这是后来从母亲听来的话。

有一回，忽然的醒了。独自一个人被安睡在暖火笼的旁边。看时，母亲也不在，父亲也不在，就是平常总在这屋里的祖父也不在。正像空屋一样，很是寂静，忽然觉得悲苦了，因为觉得悲苦了，所以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哭了起来。谁都不出来，现在想起来，这房间正是四张半席子大小，睡着的右边的纸门有点阴暗，已经熏旧将成红青色了。头的左近有个黑亮的带着竖门的衣柜，柜上安放着一个很大的佛坛。吊着的黄铜灯盏的肚脐闪闪的发着光。我哭着，哭得几乎哭不出声了，在后面房间的廊下有点声响，仿佛是有谁来了的模样。略为停住哭声，侧着耳朵听着。慌慌张张的拉开纸隔扇走进来的，以为是母亲，原来却是祖父。大概是正在田地里吧，一双手里

他拿着一把柴刀。说什么母亲刚才在解手，略等一等吧，等话来哄我，可是因为来的不是母亲，很是不平，我又大声的哭了。

祖父的面貌至今还好好的记得。是高鼻梁，长面庞的脸，左颊上有一处凹进去，仿佛是用手指戳过的样子。据说有一回牙齿大痛，所以留下了这样的凹处。那时祖父站在我的头的前面，拉开佛坛的抽斗，在找寻什么东西。一面哭着，撑起眼睛来看，祖父的后面拖着一条狐狸尾巴。祖父每年从冬天到春天总穿着狐皮的背心。坐在被火笼前面靠火的时候，这条尾巴总是横拖在席上，我轻轻的去从后边拉拔。于是祖父便说，啊，好痛好痛，祖父的尾巴要拔掉了。听这样说很是好玩，所以只要看见尾巴就走去拔，但是今天因为母亲不在，大为不平，当然并无起来去拔的意思。只是尽仰卧着，更举起大声来哭。

祖父从抽斗里给取出来的乃是煎饼，这是称作马耳朵的一种大的饼干。把一头捏一下，作成漏斗似的形状，背脊上卷着三个旋涡。这种煎饼是用在有法事的时候，同馒头一起发给人的食物，为什么在这时候会放在佛坛的抽斗里的呢，这个缘故至今还不懂得。总之，我拿到这个，觉得非常高兴了。但是煎饼好吃这一件事，也总不能作为看见母亲的面之替代。因此且吃煎饼，且仍大哭。假如母亲因了某种事情，到了晚上，到了早上，经过一年，经过两年，也总是这样的不回家来，那怎么样呢？于是祖父总是从佛坛取出马耳朵来，慰藉这拚命哭着的自己，那又怎么样呢？这样的例，世上尽是多有。在身祖父的人，这种无可奈何的难局是再也没有的吧。幸而现

今不是如此，但我自己的悲哀却与如此情状别无所异。因为是无所异，所以一面吃马耳朵，还是哭着，末了，把马耳朵丢掉，只是哭了。

祖父现在也已别无办法，就在狐皮之上把我背了，说给带到母亲那里去，好好的止哭吧，便走出门外。母亲不在解手，那是不必说的了，看来今天家里的人全都外出，只祖父和我被留下了看家。背上之后，哭是止住了，可是好像被灸后那样的哭呃却还不停止。出到外边，觉得很甚爽快。不单是有了被母亲抱的希望，海岸边的明丽的春色也将我小小的胸中的不平给和缓下去了。不久，呃逆也止了。田地的那边，高一点起来，从那里起便是沙山的松林。被背着在松树底下走道，使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祖父大约并不怎么高兴，只是沉默着，在松树中间曲折着急速的前行。有一日曾经被后边邻居的阿幸带着，到这松林里来掘过蘑菇。掘蘑菇是很容易的事，只找仿佛会有地方用竹耙去爬，便有像圆面筋似的圆东西滚滚的应手而出。

离开松树林，就是海岸了。这是无边无际的沙滩。防风草微微的露着一点儿红的茎，正在沙中萌长出来。碧绿的海可以看见。拗过来望后边，松林已隔得遥远，看去正如屏风上的图画。祖父的足迹从松林起，斜着一直线的连续着。还是不知道是谁的足迹，也有三道蜿蜒的连续着。海岸的沙是桂黄色的。凡是海边，一定有沙滩，凡是海滩，一定是桂黄色的，向来总是这么想，到别处来一看，有的完全没有沙滩，即使有了，沙的颜色也是浅黑的为多，这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的。海面看去渐渐的宽广了。普通像这海岸的样子，从有人家处到水边

有两町三町，有时候竟有七八町之远都是沙滩的，这种地方很不大有。（案：日本六町约合中国一里。）有地方成为小山，长着稀疏的茅草。或者被风所刮，有地方像擂钵似的成为大的洼地。祖父仍旧不则一声，走过沙的小山，渡过沙的谷，渐渐下降向水际走去。海广大得眼睛都望不到头了。微温的风从松树林那边吹来。颊上感觉到雨点打着了似的冷，那是因为停着的眼泪给风吹了的缘故。

日本海的波浪很大。海是在不断的作大浪，这个观念也是从这样的小时候起，就深深的印进心里去的。看见须摩之浦，以及品川的海，心想这样的什么海，大有轻蔑之意，这也全由于海之观念相异之故。绿色的水的一条看着渐渐的膨胀起来，波浪的肚皮变成微暗，向前崩溃着，嘈嘈的滚上来。澎湃的打上去的波浪，好似陆续融化的雪一样，斑驳的发泡，一时平坦的漂荡着。暂时漂荡着之后，忽然似乎想起的样子，急忙缩到正在卷来的波浪下去。退回去的水与等着的浪合作一起，比从前加倍猛烈的又打上来。水的烟像雾似的四起。有时回去的势头太大，声势汹汹拥向前来的波浪受了挫折，水面上反而意外的能保持平和的事，也常有之。像今天虽说是晴丽软风之日，这样的活动一瞬间都并未停止。

祖父沿着水际，急速向西走去。要走到那里为止，也不知道。有时候，波浪的泡沫直爬到祖父的草屐边去。恰似老虎什么，肚皮贴地的爬着，要来咬祖父的脚的样子。祖父一点都不管，只是向着西走。路上谁也没有遇着。只有软风轻轻吹动祖父的鬓发，抚摩我的面颊而过去罢了。眼泪是早已干了。背上像是蒸着的暖，觉得很舒服。靠着皮衣微微睡去的时候，耳朵

里听见什么人声了。张开眼来看时，好不高兴，原来的的确确是我的母亲。说什么是高兴，这样高兴的事情是平常不大有的。我也等不及祖父把我放下来，便伸出两只手，蹦了过去，给母亲抱着了。祖父诉说，尽哭尽哭，窘极了，把我交给了母亲，擦额上的汗。母亲是卷起了衣裙，站在水里，头上宽缓的包着的白手巾，与丰艳的面颊相映，脸上湛着微笑，每说话的时候，染着铁浆的牙齿比漆还黑的鲜明的发光。现在想起来，母亲在此时正是盛年，原来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满脸皱纹的老太太。母亲的面貌到现今为止也已经看熟了，可是像这时候的那么亲爱的美丽的面相，却此外不大记得。母亲是帮了邻居的阿幸等，到岛上来采裙带菜的。那巉岩的母岛隔着一段路在前面屹立着，可是走到母岛之间，有几十个子岛散在，近处都是浅滩。在这里波浪也并不大，给女人小孩做游戏场，是再好也没有的地方。

我关于这天的事情其实是除了见了母亲的面高兴的差不多要跳起来了这一件以外，什么也都不记得。或者母亲抱着，含了奶吃奶了吧，或者是被哄着，在母亲的膝上睡着了，又或者由阿幸背着玩耍，都一点儿不记得了。我望着祖父穿了皮衣，在水边走回去的后影，渐渐变小了，也未可知，但是当然这也不记得。不记得的事情没有法子来写。就只在这样茫漠的记忆之中，在春天的海边采着裙带菜，接我过去的母亲的脸，直至现在还在眼前历历如见，这件事我深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

译者附记

《如梦记》九篇，约四万余言，文泉子著，明治四十二年己酉东京民友社刊，菊半截一册，红洋布面，定价金三十五钱。案文泉子本名坂本四方太，明治六年生，三十二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出身，追随正冈子规，为新派有名俳人之一，又与子规提倡写生文，多所写作，单行本有《写生文集》、《帆立贝》、《如梦记》等，大正六年丁巳卒，年四十五岁。我于前清光绪丙午年到东京，其时子规已卒，杂志《保登登岐须》由高滨虚子编辑，俳句写生文正大发达，书架上现存一册九卷七号，夏目漱石的小说《哥儿》就发表在这册里边。《我是猫》的第十回也载在卷首，可以想见当时的形势。那时候在东京遇着写生文与自然主义的潮流，自然主义的理论甚可佩服，写生文则成绩大有可观。我不很懂《保登登岐须》上的俳句，却多读其散文，如漱石、虚子、文泉子以至长冢节的著作，都是最初在那里发现，看出兴会来的。其中文泉子最为特别，他不像别人逐渐的变成小说家，却始终以写生文为范围，他的《写生文集》与《帆立贝》等，从前也曾搜得，回国时不知怎样的遗失了，现今所有的就只是这一小册追忆儿童生活的《如梦记》而已。庚戌年秋日从本乡移居麻布赤羽桥左近，与芝区邻接，芝公园增上寺为往来经由之路，买杂物则往三田，庆应义塾大学所在地也。《如梦记》即在三田所购得，而此书店又特卑陋，似只以小学儿童为主顾者，于其小书架上乃不意得见此册，殊出望外，以此至今不忘，店头状况犹恍忽如见。三田虽是大街，唯多是晚间去散步，印象总是暗淡萧寂，与本乡不同，辛亥初冬回故乡，作小文纪

旧游，只写一则而罢，题诗其后有云，寂寂三田道，衰柳何苍黄，盖慨乎其言之。今亦已是旧梦矣，读文泉子之记，更有云烟之感，文章之不可恃而可恃，殆如此也。

上文系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所写，曾收入《药堂语录》，盖已是三年前事矣。那本红面小书在我手边，则已历三十三四年之久，虽是常常想起，却总未能决心着手，至于今日。翻译不易，才力不及，这理由是容易明白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想要翻译的呢？在日本有过明治维新，虽已是过去的事，但中日两国民如或有互相理解之可能，我想终须以此维新精神为基础。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因此总想译述出来，虽然自己深知这是很不易的事。语学与文才俱优的可以委托的人，找起来未必没有，只是他们所知的的大抵是近今更西洋化了的日本，对于明治时代恐怕有点隔膜，有如请西装的青年陪了穿茧绸夹袍的老人谈话，这其间有三四十年的空气间隔着，难得谈的投机的。我之所以不顾能力不足，或闲暇不多，终于决定自己来动手者，其原因即在于此。文章译得很粗糙，未能把本来的趣味恰好的传达出来，但是凭了平时对于东京与明治时代写生文与《如梦记》的好感，总之想以理解之心，运笨拙的笔，一句句的写下来，至于力不从心，那是没法子的事。全书共计九章，希望每月能译出一章来，那么到了明年夏天，全部译完了，可以出一小册单行本子。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话的注释

做成，这已写了一部分三万字，下余的大约也还有十万字之谱吧。这工作中途搁下来，一转眼就已是五个年头，想起来更有岁月不居之感，亦正是所谓如梦也。

民国癸未九月十日

第二章

住在这村里的时候，同近地的小孩游嬉的事情一点儿都不记得。恐怕并不曾游嬉也说不定。只是给邻居的阿幸带着，往海边去游玩的事，却是时常有之。有一天拉大网，捕得许多的沙丁鱼，那时也是阿幸给带了去的。拉大网的时节热闹得很。喂，拉大网，拉大网啦，喂，大家全都出来！这样嚷着跑上一转，喊声还未绝之时，好像睡着似的一村忽然的带了活气起来了。呀，拉大网啦，男的打着英雄结，女的头发乱着也不管了，都跳出门来。从上首的家里奔出，从下首的家里跑出。从前街出来，从后街也出来。小孩也跑，狗也跑。留在家里的大概只是站立不起来的老人吧，或者还是躺在棚里的牛罢了。从各方面来，都向着海争先恐后的奔去，这个气势正与奔向火烧的地点去的时候相同。在这时候，阿幸也就干出很粗暴的事来了。我正拿着可以装得下我自己的那样一个大网兜，她也不管这些，只一下子把我的手和网兜的柄两相抓在一起，抓着就走。说是痛，也不放宽，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了走。这如说是走，或者不如说飞更好，也未可定。仿佛自己的脚不曾

着地，觉得完全凌空着被拉了走去的样子。到得海边一看，那网已经是拉上岸来了。黑压压聚作一团的村人围住了网，哗啦哗啦的叫唤着。那些渔人们的叫喊声的骚扰，不是听到一回过的人到底不会了解。从那像直格子似排着的小腿之间张望过去，只见从网袋里吐出沙丁鱼来，青黑的一滩堆在沙上。迸跳着的沙丁鱼，一转眼就给沙裹拌住了。抓到筐箩里去，也有舀到网兜里去的。我的网兜里不知是谁在什么时候，给装了有八分满。阿幸把我同沙丁鱼赶紧的送到我的家里，她又跑去再去捡拾第二回的鱼去了。在我们那里的习惯，沙丁鱼总是拌满了沙那么就卖。不拌着沙的，算是不新鲜。所以即使稍为有点陈年了，也拌了沙搁着。我也是一直到离开故乡为止，总觉得不拌着沙的沙丁鱼仿佛不是沙丁鱼似的。

出去游嬉的时候，平常大抵是由阿幸带着去，要不然便是祖父背着外出，但是往后边瓦店去时，总是自己走了去的。而且那时也没有人陪伴，只一个人走去。瓦店的正房方面不记得了，只是工场那边的事情还略略的记忆着。大抵是每天一回，我走到工场去玩耍。有什么人做我的玩耍的同伴的么，那也并不然。瓦店的老头儿一年到头只是一个人坐在竹林后面阴暗的工场里，老在那里敲瓦。此外谁也没有。无论什么时候走去看，总在泥地的中央着地坐着，老是在敲那板台上的没有烧好的瓦。看见我的脸，一面笑嘻嘻的笑着，说今天怎么样呀？他给我什么点心吃么，也并不如此。我不知怎的总觉得喜欢这老头儿。就是不给我什么，我也喜欢他。可是有时候也给我一点什么东西。虽然不会给我点心，却给我猴儿爷。我蹲在板台前面，显出催促的神气等着，老头儿敲完了一块瓦之后，

便说，呵，再给做个猴儿爷罢，便用泥刀的尖挑取一点儿瓦泥，放在掌中揉搓起来。我心里想，好呀，看着。泥被搓成为小芋头的样子，老头儿去从后面架子上拔下一枝像筷子似的竹签，用这尖头做出眼鼻来。做成功了，便即插在竹签的尖上，交给我说，喂，猴儿爷，哈哈。要到了猴儿爷，没有别的事情了，赶紧拿去给母亲去看，便跑回家来。老头儿望着我回去，又动手去敲第二块瓦了。据我的记忆，似乎老头儿无论何时都头上戴着浅蓝的丝棉帽，身上穿着厚棉袄，厚得背都圆了。夏天是怎样的呢，全不记得了。天气晴朗的时候，工场前面的晒场上排着两三列的未烧的瓦，在那里晒着。老头儿在不在，从家里后面的廊下就看得清楚。看见他在，我立即从后门走出，绕过晒场，直奔工场而去。我喜欢猴儿爷，我更喜欢给我猴儿爷的老头儿。

在家里玩耍的时候，祖父教我读书，这事也还记得。三四岁读书，或者有人以为虚诞也说不定，可是的确的确是学过了的，所以没有办法。书本的模样现在也还朦胧的记得。我想这总之是一册绣像的教训书吧。本子很大且厚，书面是茶色的，已经很有点疲软了的古旧的书。十年前左右归乡的时候，忽然想到这册书，很想再看一面，便从书箱查起，凡可存放的地方没有一处不找到，但是可惜无论如何总是找不着。祖父烘着暖火笼，我便跨坐在这中间，闹着玩的时候，祖父立即把这册书摊在暖火笼上翻开来给我看。每一页有一幅图画。说是图画却也没有什么美丽的彩色，单只是粗略的墨绘，记得最清楚的是韩信出胯下图，以及颇奇妙的猫的图。猫把它尾巴笔直的平伸着，仿佛是在伸懒腰的样子。似乎猫正在放屁，翻到

这一面的时候，总觉得好笑。祖父的粗糙的有须的面颊在我的头上摩擦着，嘴里含着烟管，用了烟斗拨过书页来。这回是放屁了，祖父说，以猫为目的地翻下去。这猫画表现着什么意义，猫伸懒腰为什么可以作教训，因为现在书没有了，全然不能知道。总之翻到有这猫的图的地方，是最快乐的事。在图画上面，都题着一首歌。这些歌似乎都是有教训意义的歌。

但是我所学的却并不是歌。用别的纸，写着大字，天地，山川，父母，兄弟等，两字相连的单语，订在书的卷首。我学的便是这单语。图画看过一遍，到了猫放屁算是完了之后，再回过来到卷头的天地山川来。祖父用烟斗一个字一个字地点着。我就高声读道，父，母。一天里边，一半当是玩耍，读上好几遍。有人来了，也叫读了给人家看。总之在家里玩着的时候，这本书没有一刻不拿出来，因此不久我就完全都暗记住了。不看着书本，说起父，母，差不多即能够想起那字的形状来了。

有一天，照例由祖父背着，到八幡老爷的石灯笼那里去游嬉。那八幡老爷的石灯笼，乃是在村里大路的旁边，与恶衄的农家隔着十坪（案：一坪约三十六方尺）的空地，有很大的花岗石的常夜灯一对安放。神殿还离开很远，一直在七八町的后方，即是走过有松树的沙山的那边。我是同平常一样，被放下在石灯笼的台石上。祖父就在那里坐下，同过路的某甲某乙招呼说话。比我还要年长的小孩五六人在那里玩耍，看见我下来立在石灯笼旁边，一齐都对我注视。一会儿他们中间为头的一人说道，大家都来都来，便跑向人家的背后去了。人散了之后，剩有好些的麦干散乱着。在台石之下，也有些散